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可是鹰已经飞过，或正在飞过。飞行员，翅族里的王者，飞在辽阔无垠的蓝色纵深里，天空被他们赋予了坚盾的意义。战斗机飞行员这一特殊群体更有一种捍卫祖国领空的特别使命感和神圣感。本期推出的“济空专页”，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济空飞行员、工作人员这一群体，他们用自己的双肩担起了一片蔚蓝的天空，勇敢无畏；他们坚强的外表下也有难以掩藏的铁汉柔情，忠诚纯洁。他们驾驶战斗机、指挥战斗机的双手，写出的文章也许稍显稚嫩，但他们保家卫国的精神和信念，则会让我们由衷地敬佩和感谢。

□于雁

对我来说，女飞行员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多年前，我也是这个特殊群体中的一员，虽然后来停飞转行，因为这身空军蓝，我始终与这个群体离得不远。我的师姐已经成为共和国的女将军，第七批“女飞”中的刘洋和王亚平骄傲地成为我国首批女航天员，第八批、九批的小师妹们也勇敢地驾驶战斗机翱翔在蓝天之上。

今年9月，我来到航空兵某师女飞行员大队，和第九批小师妹朝夕相处，短短一个月时间，与她们结下深厚感情。洋溢在她们身上的乐观与朝气、激情与果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个走进我视线的是航天班党支部书记康凯。大大的眼睛，白皙的皮肤，笑起来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她是一个被大家称为“康司令”的美少女。相对8年招收一批女飞行员的惯例，康凯无疑是幸运的，因为那年距离上次招飞仅隔3年。康凯天生是当飞行员的好苗子，胆大心细、机智灵活。她从小就爱玩那些刺激的赛车、高空游戏，这个习惯保持到今天，使她提前拥有了对抗危险的心理素质。某型战斗机起飞时速每小时350公里，高空特技最大时速达到每小时950公里，5到6个载负荷。每次飞完特技和起落回到休息室，摘下飞行头盔，康凯脸色绯红，头发完全被汗水打湿。闲暇时，康凯会一个人静静地弹起吉他，她说，假期父母会来看她，那时要表演给他们看。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那个假小子一样的康凯不见了，坚强的外表也难以掩藏柔情。“我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战斗员。”康凯如是说。我相信她一定能真正。

和所有女飞行员聊天，她们都提到一个词，那就是命运二字。梁潇是个泼辣能干的姑娘，说话语速极快。她的飞行技术一直处于领先行列，同时也极具表演天赋。因为颇具喜感，伙伴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小灰灰”。就是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姑娘，也曾经与飞行事业擦肩而过。因为高考成绩不及他人，和另外一位校友被刷下来，自信好强的她难过了，准备回家复习参加明年的考试。可就在此时，入选的同学因为身体原因被淘汰了，她被通知前往北京复检。幸运之神的眷顾使梁潇深深懂得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她格外珍惜。她对我说，她的体育成绩一直靠后，长跑总是无法达标，在初教机团训时，正赶上全军考核，只要是不优秀马上淘汰，那时压力很大，天天飞行之余围着机场跑，跑得腿都肿了，还是不能达标。但在最后的考核时刻，命运再次垂青她，她达到优秀。为了这个成绩，她已经默默苦练了几个月。

体能训练是女飞行员每天必修的科目，风雨无阻。中长跑、引体向上、俯卧撑、球类运动，这些都是家常便饭。姑娘们不喜欢长跑，女飞大队的张教导每次都板着脸说，不好好跑不让你们上街。班长张瑜撅着嘴说，就知道拿这个吓唬人。说归说，姑娘们还是非常信任这位年轻的教导员。他敬业心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离不开这位苦口婆心的“保姆”。

短短的时间，我也感受到了“女飞”姑娘们的单纯聪明、活泼开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但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吃苦、不娇气、热爱飞行事业。作为首批双学位战斗机飞行员，她们的各种课目训练强度、考核标准和男飞行员一视同仁。这给带飞教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员们都尽心尽力去带好这批女弟子，但是飞行来不得半点含糊，如果不适合飞战斗机，有的人也要改飞其他机型。但这并不影响她们的团结友谊，乐观向上。杨教员一席话让她们铭刻在心：一个人走只能走得快，一群人走才能走得远。所以，她们彼此关心，团结友爱，团队气氛融洽向上。

是的，她们是我心中的英雄，她们用自己稚嫩柔弱的双肩担起了一片蔚蓝的天空。“我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战斗员，不怕牺牲，勇敢顽强。”这是她们蓝天之上拼搏奋斗的追求，她们在这条曲折艰辛的道路上努力前行。祝福她们梦想成真，相信她们越飞越高。

女飞行员的速度与激情

□朱建信

飞行员个个都是抒情诗人，爱国者，浪漫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飞翔于内心的诗句并未降落在稿笺或报刊版面上，但并不影响你们把一缕霞、一朵云、一只鸟、一弯月、一颗星，都读成诗歌。一条航迹、一缕尾烟、一个起落，甚至一次地面试车，都可视为宏大抒情。哪一个以写分行文字为业的人，敢把自命不凡的诗作和你们的“作品”放在一起，还能保持心地坦然，面无愧色？

飞行是英雄的事业。航空博物馆蓝天魂广场一侧的英雄纪念馆墙上，刻着1740多位飞行员和空勤人员烈士的名字，有的名字是近年来刻上去的，我熟悉。仿佛为了天空，他们才来到世间。

父子飞行员，父女飞行员，飞行员世家，在空军一点也不新鲜。我知道的一位飞行员出身的老首长，因没生儿子多年不爽，用商量加命令的方式，让四个女儿全部嫁给了战斗机飞行员。宝石蓝的天空，让多少人以身相许。最高的边疆，国家的屋顶。现代空战，未来空战，因高新技术的介入——超视距作战，决定了诞生ACE的几率越来越低，不过王牌精神始终是各国飞行员的追求，中国空军飞行员更是如此。

厮守长空的一定是鹰。飞行员，翅族里的王者，飞在辽阔无垠的蓝色纵深里，天空被他们赋予了坚盾的意义。大地宁静，穹庐安详。天与地，两个在普通人眼里相距遥远的概念，因为中间有那么多呼啸的钢铁骨骼，呈现出一种超稳定的一体化结构。

“写作”——关注当下，反思现实，状写自己生活的一方水土，再现当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写作”是展示各地市文学创作的一个平台，也是反映齐鲁大地时代变迁的一个窗口。

投稿邮箱：qlwbxiezuo@163.com

济空某部机务人员在精心维护战斗机。摄影/崔文斌

天似穹庐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可是鹰已经飞过，或正在飞过。

我说的鹰，不属泰翁笔下的“鸟儿”家族，他们带着爱和剑，飞上天空，气动型的身体，生着后掠翼或三角翼，步幅用千米计，以1马赫以上的速度飞翔，身怀必杀计——猛禽扑食时的制胜一击。在战斗机飞行员心里，天空叫“领空”，一字之差，一个字的更换，空气仿佛也有了庄严的性质，平面地理有了广延，国土不再是平面的，向上的维度辽远宏阔，具有无限的纵深。

天大还是地大？地大。为什么？天掉不下来，是因为有地撑着。不对，天比地大。为什么？天盖着地，这种小诡辩是古人发明的，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幼年时也和同伴玩儿过。

从技术时代的战争学上说，“天盖着地”，已被广泛接受。蔚蓝、透明、高邈，无定形的天空，是一个国家最容易受到打击的向度。“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首古歌之所以几乎人尽皆知，盖因比喻生动贴切：天空像极了屋顶，又高又深的圆形屋顶，庇护着山河大地。一个国家的空军，其主体部分战斗机飞行员的使命是飞离大地，构筑国家的屋顶。

我在基层工作期间，所在航空兵某师是一支空中王牌部队，曾在朝鲜战场上空拒敌于国门之外，击落击伤敌机67架，涌现出人民空军唯一的二等功臣团，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计有各种等级的功臣800多名，在国土防空作战中战功显赫。我的记忆中，至少

有两任师长是ACE——王牌飞行员。ACE一词原出法语，含“顶尖”、“杰出”等意，首位获得“王牌飞行员”称号的是法国人罗朗·加罗斯。一战中的1915年4月1日，加罗斯在空中用手持武器击中一名德国飞行员的头部，德机在几秒钟之内坠毁。在接下来的十多天时间里，又有4架德机分别被加罗斯击落和迫降。一家报纸把“ACE”这个赞美之词赠给加罗斯，此后凡击落5架敌机的飞行员均被称为王牌飞行员。ACE渐次演化成为一种追求卓越的空中战斗精神，蕴含着飞行员个人和其所属国家的荣誉。

我当新兵时有过一次选飞经历，几百名同期入伍的新兵在徐州一家陆军医院初检，合格者只有7人，然后乘车到济南空军医院复检，无一人过得全部关口。当时我好像没有太大失落，后来分析原因，可能和仍在这支英雄部队服役有关，即使不当飞行员，也仍然和飞行员在一起工作。维护飞机火控系统两年多，和飞行员的距离等于零，后来改行调进机关，工作仍和飞行员部队存在着间接关系。

飞行员，一群怀有巨大责任和澎湃激情的人。我在作战部队时有位老飞行员是“飞行诗人”，后来我也被一些报刊称为诗人，可能也或多或少和他的影响有关联。2010年我在一位飞行员烈士的笔记本里看到过这样的文字：我渴望飞翔/我想把我的热情/熔进那初升的太阳//我渴望飞翔/我想将我的诗篇/留存那朵朵白云上……在国土的第三维度上，

《幕后英雄》，诗作在中央电视台、中国诗歌节等重要文化活动中配乐朗诵播出；于雁出版长篇小说《如梦令》，参加“山东作家铁路行”采风活动并获奖；林日明（了乏）的诗作在《诗刊》、《诗歌月刊》等多种刊物发表，出版诗集《大声说出悄悄话》。

动态

姜凡振中篇小说《我的天空》被收入《梦回吹角连营——小说月报·军旅小说》，于波、朱建信获“泰山文艺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姜凡振、朱建信分获解放军文艺奖和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

朱建信出版长篇报告文学